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漢文紀卷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錄監生臣吳壽朋

欽定四庫全書

東漢文紀卷十四

明 梅鼎祚 編

史岑

字孝山。范陽後漢書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
以文章顯。莽以為謁者。章懷注云一字孝山。
著出師頌李善注文選出師頌云文章志及集
林今書七志皆載岑出師頌而派別集及集林

又載岑和熹鄧后頌

計莽末訖和熹百有餘年
東觀漢記東平王蒼光武中興頌以為前世

史岑之比斯則莽末史岑不得為和熹頌明矣

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莽末字孝山者當和

書明言莽末為子孝而善引入誤以壁書史岑

字孝山則

益混矣

出師頌

鄧騭禹之孫女弟為和熹皇后安帝立
隲為虎賁中郎將以帝舅封上蔡侯將

兵擊涼部叛羌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

羌戰大敗之拜隲為大將軍岑為出師頌伯

舅謂
隲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宵映素
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歷紀十二天命中易西零
不順東夷遘逆乃命上將授以雄戟桓桓上將實天所
啓允文允武明詩悅禮憲章百揆為世作楷昔在孟津
惟師尚父素旄一麾渾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楚薄

伐猶犹至于太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城
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斃塞澤霑遐荒功銘鼎鉉我出我
師于彼西疆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
介珪既前列壤酬勲今我將軍啓土上郡傳子傳孫顯
顯令聞

李尤

字伯仁廣漢雒人賈逵薦尤有楊雄之才明帝詔為東觀辟雍德陽諸觀銘拜諫議大夫

著詩賦銘誄頌七
欵哀典二十八篇

孟津銘

洋洋河水赴宗於海經自中州龍圖所在黃函白神赤符以信昔有周武集會孟津魚入王舟乃徃克殷赴水經注

朝作

河銘

洋洋河水赴宗於海經自中州龍圖所在昔周武諸侯會于孟津魚入王舟乃徃克殷大漢承緒懷附遐隣邦

事來濟各貢厥珍赴一作朝

洛銘

洛出熊耳東流會集夏禹導疏經于洛邑玄龜赤字漢
符是立帝都通路建國南鄉萬乘終濟造舟為梁三都
五州貢篚萬方廣視遠聽審任賢良元首昭明庶類是
康

鴻池陂銘

水經注

鴻澤之陂聖王所規開水東注出自城池

井銘

井之所尚寒泉冽清法律取象不槩自平多取不損少

汲不盈執憲若斯何有邪傾

明堂銘

布政之室上圓下方體則天地在國正陽牕闔四設流
水洋洋順節行化各居其房春卹幼孤夏進賢良秋屬
武人冬謹關梁

太學銘

漢遵禮典崇興六藝修周之理埽秦之弊褒建儒宮廣
置異記開延學者勸以爵位

辟雍銘

惟王所建方中圓外清流四匝蕩滌濁穢

東觀銘

周氏舊區皇漢實循房闈內布疏綺外陳升降三除貫
啓七門是謂東觀書籍林林列侯弘雅治掌藝文

永安宮銘

合歡黃堂中和是遵舊廬懷本新果暢春後臺集道俾
司星辰豐業廣德以協天人萬福來眇嘉娛永欣

德陽殿銘

皇穹垂象以示帝王紫微之則弘誕爾光大漢體天承
以德陽崇弘高麗苞受萬方內宗朝貢外示遐荒

高安館銘

巍巍高安明聖是修旛燒麗館廩闈列周長除臨起櫺
檻相承聖朝明察同保休徵

平樂館銘

乃興平樂弘敞麗光層樓通閣禁闈洞房棼梁照曜朱

華飾璫騁武舒秘以示幽荒如榮普覆然後來王

雲臺銘

周氏舊居惟漢襲因崇臺嶒峻上擬蒼雲垂示億載俾率舊章人修其行而國其昌

武庫銘

搏噬爪牙鋒距之先毒螫芒刺矛矢以存聖人垂象五兵已陳

闕銘

皇上尊嚴萬姓載依國都攸處建設端闡表樹兩觀雙
闕巍巍

門銘

門之設張為宅表會納善閑邪擊柝防害

平陽城門銘

雒陽城十二門

平門督司午位處中外臨僚侍內達帝宮正陽南面炎

署赫融

後漢書注平城司午厥位處中

上西門銘

上西在季位月惟戌菊黃豹察號令嚴悉

雍城門銘

雍門處中位月惟酉盲風寒濁鶩歸山阜

廣陽門銘

廣陽惟孟厥月在申涼風從時白露已紛

津城門銘

津名自定位月在未溫風欝暑鷹鳥習鷺

開陽城門銘

開陽在孟位月惟已清明冠節太陽進起

旄城門銘

一作耗誤

旄門值季位月在辰順陽布惠貧乏是振

中東門銘

中東處仲月值當卯倉庚有聲隼鷹匿爪除去桎梏獄
訟勿考

上東門銘

上東少陽厥位在寅條風動物月直孟春

穀城門銘

穀門北中位當於丑太陰主刑殺伐為首

為一作事丑後漢注作子

夏城門銘

夏門值孟位月在亥不周用事立冥幽晦陰陽不通蟬

蛻匿彩迎冬北壇從陰所在

室銘

室以安寧寢息幽閒室塞空隙遮遏風寒無曰寂寥屋

漏昭然

太平御覽

楹銘

幹強體正雖重不移上下相安高而不危

牖銘

天設牕牖開光照陰施於明堂以象八風

堂銘

因邑制宅爰興殿堂夏屋渠渠高敞清涼家以師禮修奉蒸嘗延賓西階主近東廂宴樂嘉客吹笙鼓簧

京師城門銘

天險匪登地險邱陵帝王設險乾坤是承

鞠城銘

圓鞠方牆傲象陰陽法月衡對二六相當建長立平其
例有常不以親疎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
由然況乎執機

函谷闕銘

函谷險要襟帶喉咽尹從李老留作二篇孟嘗離秦奔
鶩東征夜造稽疑謫以雞鳴范雎將入自盛以囊元鼎

草移錯之新安舍彼西阻東即高原長墉重闕固不踰簡易易從與乾合符

竈銘

燧人造火竈龍以興五行接備陰陽相乘

漏刻銘

古文苑○王海摘昏明數句為晉李充銘注云藝文有後漢李尤銘又有李充

銘今考藝文
兩載並作尤

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曜俯順坤德力建日官俾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惑唐命羲和教授人時懸象

著明序以崇熙季末不虞德衰於茲掣壺失職刺流在
詩聖哲稽古帝則是欽尺辟非寶重此寸陰昧旦丕顯
敬聽漏音思我王度如玉如金

琴銘

琴之在音盪滌邪心雖有正性其感亦深存雅却鄭浮
侈是禁條暢和正樂而不淫

鍾簴銘

周因殷禮損益可知漢因於周猶若重規人因秦器事

有可施鴻鍾怒簾物得其宜聲揚遠聞文耀委迤

笛銘

出自西南流離浩蕩

經橈銘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進新習故不舍於口子在川上逝者如斯及年廣學無問不知

讀書枕銘

聽政理事怠則覽書傾倚偃息隨體興居寤心起意由

愈宴娛

筆銘

筆之強志庶事分別七術雖衆猶可解說口無擇言駟不及舌筆之過誤愆尤不減

墨研銘

書契既造研墨乃陳烟石附筆以流以申篇籍永垂紀
志功勲

寶劍銘

五材並用誰能去兵龍淵耀奇太阿飛名陸斷犀兕水
截鯢鯨縉紳咸服翼宣儀刑豈徒振武義合金聲

錯佩刀銘

佩之有錯抑武揚文豈為麗好將戒其身

金馬書刀銘

巧冶煉剛金馬託形貢文錯鏤兼勒工名

弧矢銘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協并八極同紀

弩銘

放自近古發意所覩前聖制弓後世建弩機牙發矢執
破醜虜充獲雖屢猶不可常忘戰者危極武者傷

彈銘

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丸為矢合竹為櫟漆飾以靧不
用筋角丸彈之利以弋鳬鷺晉靈驕恃羣臣是彈樂其
如躍趨如避丸

盾銘

吳旗魯敵戎兵特須進則避刃爰以衛軀

鉦銘

申嚴號令誓飾師旅以肅紀律萬衆是聽

鎧銘

甲鎧之施扞禦鋒矢尚其堅剛或用犀兕內以存身外
不傷害有似仁人厥道廣大好德者寧好戰者危專智
恃力君子不為

鞍銘

驅騁馳逐騰躍被雖其捷習亦有顛沛并贏其瓶罔
不斯敗

轡銘

轡銜在手急緩必時賞罰在心中和是思馬知良銜進
取道里人知善政令行禁止

馬箚銘

御者箚策示有威怒東野之敗督責過度

印銘

赤紱在服非印不明槩傳符節非印不行龜鈕犧鼻用爾作程

文履銘

乃製茲履文質武斌顯允名哲卑以牧身步此堤道絕彼埃塵

書案銘

居則致樂承顏接賓承奉奏記通達詔刺尊上答下道合仁義

冠幘銘

冠為元服幘為首服君子敬慎自强不忒

牀几銘

尤几銘序云黃帝軒轅仁智恭
恐事之有闕作與儿之法

虛左致賢設坐來賓筵牀對几盛養已陳殼仁飯義枕
典席文道可醉飽何必清醇西伯善養二老來遊

卧牀銘

體之所安寢處和歡夕惕敬慎宗德遠奸

太平御覽

屏風銘

舍則潛避用則設張立必端直處必廉方雍闊風邪霧
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

席銘

施席接賓士無賢愚值時所有何必羊肫

靈壽杖銘

亭亭奇幹實曰靈壽甘泉潤根清露流莖乃制為杖扶
危定傾既憑其實亦貴其名

鏡銘

鑄銅為鑑整飾容顏修爾法服正爾衣冠

舟楫銘

舟楫之利譬猶輿馬載重歷遠以濟天下相風視波窮
究川野安審懼慎終無不可

小車銘

圓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合之謙噓疏
達開通兩轔障邪尊卑是從輶輶之用信義所同

天輶車銘

御覽作
輶車

奚氏本造後裔飾雍輪以代步屏以蔽容輪輶并合出
入周通追仁赴義惟禮是恭

鼎銘

五鼎大和滋味集具雖快其口損之為務

麈尾銘

攜成德柄言為訓辭鑒彼逸傲念茲在茲

薰爐銘

上似蓬萊吐氣委蛇芳烟布繞遙沖紫微

安哉銘

見高似孫緯略云雖是陶器未審其形製

安哉令名甘旨是盛埏埴之巧甄陶所成食彼美珍思此鹿鳴

盤銘

或以承觴或以受物既舉清觴又成口實

樽銘

樽設在堂以俟俊義三山共承雕琢錯帶

杯銘

小之為杯大之為闢杯聞之用無施不可以飲以享慎
斯得正周公之美騎若為病

圍棋銘

詩人幽憶感物則思志之空閑翫弄遊竟局為憲矩棋
法陰陽道為經緯方錯列張

金羊燈銘

賢哲勉修惟日不足金羊載耀作明以續

羨魁銘

羊羨不徧駟馬長驅

豐侯銘

豐侯荒繆醉亂迷逸乃象其形為禮戒式後世傳之固無止說

箕銘

神農植穀以養蒸民箕主簸揚糠粃及陳

權衡銘

夫審輕重莫若權衡欲正是非其唯賢明

匱匣銘

國有都邑家有匣匱貨賄之用我之利器

以上見李尤集後漢書注

水經注藝文類聚初學記
太平御覽高似孫緯畧

七款

奇宮閨館迴庭洞門井幹廣望重閣相因夏屋渠渠嵯
峨合連前臨都街後據流川梁王青藜盧橘是生白華
綠葉扶疎冬榮與時代序孰不墮零黃景炫炫眩林曜
封金衣素裏班白內充副以芋柘豐弘誕節纖液玉津

肯於飲寧

蘇順

字李山京兆霸陵人和安間以才學見稱仕郎中著賦論誄哀離文十六篇

和帝誄

天王徂登率土奄傷如何蒼穹奪我聖皇恩深累代乃作銘章其辭曰恭惟大行配天建德陶元二化風流萬國立我蒸民宜此儀則厥初生民三五作剛載籍之盛著於虞唐恭惟大行爰同其光自昔何為欽明允塞恭惟大行天覆地載無為而治冠斯往代往代崎嶇諸夏

嬗命爰茲發號民樂其政奄有萬國民臣咸秩大孝備
矣闕宮有洫由昔姜嫄祖妣之室本枝百世神契惟一
彌留不豫道揚末命勞謙有終實惟其性衣不制新羣
玉遠屏履和而行威稜上古洪澤旁流茂化沾溥不愁
少留民斯何怙歟歟成雲泣涕成雨昊天不弔喪我慈
父

賈逵

初學記

惟天生君繼孔之迹光明克哲果論至頤

崔瑗字子玉，馯之子。為汲令遷濟北相。

張平子碑

河間相張君南陽西鄴人諱衡字平子其先出自張老
為晉大夫納規趙武而反其侈書傳美之君天姿睿哲
敏而好學如川之逝不舍晝夜是以道德漫流文章雲
浮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瓊辭麗說竒技偉藝磊落
煥炳與神契合然而體性溫良聲氣芬芳仁愛篤密與
世無傷可謂淑人君子者矣初舉孝廉為尚書侍郎遷

太史令實掌重黎歷紀之度亦能焞燿敦大天明地德
光煥有漢遷公車司馬令侍中遂相河間政以禮成民
是用息遭命不永闌忽遷徂朝失良臣民隕令君天泯
斯道世喪斯文凡百君子靡不傷焉乃銘斯表以旌厥
門其辭曰

於維張君資質懿豐德茂材羨高明顯融焉所不學亦
何不師盈科而逝成章乃達一物不知實以為恥聞一
善言不勝其喜包羅品類稟授無形酌焉不竭沖而復

盈廩廩其庶亹亹其幾膺數命世紹聖作師苟華必實
令德惟恭柔嘉伊則孝友祗容允出在茲維帝念功徃
才女諧化洽民雖愍而不弔降此咎先哲人其萎罔不
時恫紀於銘勒永終譽兮死而不朽芳烈著兮

敘箴

昔楊子雲讀春秋傳虞人箴而善之於是作為九州及
二十五官箴缺規匡救言君德之所宜斯乃體國之宗
也

東觀箴

洋洋東觀古史之官三墳五典靡義不貫左書君行右記其言辛尹顧訪文武明宣倚相見寶荆國以安何以季世咆哮不虔在強奮矯而戮彼逢干衛巫監謗國莫敢言狐突見斥淖齒見殘焚文坑儒羸反為漢巫蠱之毒殘者數萬嗟嗟後王曷不斯鑒是以明哲先識擇木而處夏終殷擊周聃晉黍或笑或泣抱籍遁走三葉靖公果喪厥緒宗廟隨夷遠之荆楚麥秀之歌億載不腐

史臣司藝敢告待後

關都尉箴

茫茫九州規為闢津唐堯積德三代修仁越季不軌爰失厥人聖賢不用頑嚚是親漢潰武關項破函谷秦王子嬰縊為禽僕尉臣司關敢告並轂

河隄謁者箴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有夏作空爰奠山川導河積石鑿於龍門疏為砥柱率彼河滸大陸既礎播於北野濟漂

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而冀宅乃州澹蕩濺濺東歸
於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爰及周衰夏績陵遲導非其
導堙非其堙八野填淤水高民居溢溢滂汨屢決金隄
瓠子潯漫宣房作歌使臣司水敢告執河

尚書箴

一作繁欽

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山甫翼周實司喉吻赫赫禁臺萬
邦所庭無曰我平而慢爾衡無曰我審而怠爾明四岳
阿鯀績用不成虞登八元五教聿清舉以無私乃忝服

榮正直是與伊道之經先民匪懈永世流聲君子下問
敢告侍庭

北軍中候箴

赫赫將帥典總虎臣鷹揚旅武闢然奮震贅衣侍近常
伯之人怒如熊力角焉任均操兵左右百夫衛賓昔在
高祖草創伊神鴻門之會職多末陳或有斂舞賴有傾
身孔丘歷階文武定申以人士拜齊無其人秦政東遊
大盜輩羣期門不設施巧銳騎不在修貞故圖遠秉機

事有殷勤殷勤在親親無常人忽情懈怠禍慢及君憲
臣司武敢告執軍

司隸校尉箴

煌煌古制分劃五服翼翼封畿四方之極牧監匡設是
謂王國大漢通變崇弘簡易吞舟之網以濟難阤自時
厥後或慢或遲繡衣四出禍起宮闈江充作亂辱於戾
園率隸掘鑿以詰其姦既定既寧爰遂其官俾督京甸
時惟鷹鸇必正必式國之司直乃回乃邪寔為讒慝毀

於貞賢悔其何及昔唐虞晏晏底績以熙羸氏慘慘怨
毒用滋是故履上位者無云我貴苟任激許平陽玄默
以式百辟畫一之歌宣猶遐逖使臣司隸敢告執役

座右銘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俗
譽不足慕惟仁為紀綱隱身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
名過實守愚聖所臧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在涅貴
不淄曠曠內含光硜硜鄙夫介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

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竇大將軍鼎銘

大禹鑄鼎象物百神享帝養賢命錫宗臣三距金鉉公
德配焉雉膏之美咸在擇人惟王建國分之彝器鼎為
元鼎君臣享位足勝其任鬻保寶器持盈若沖滿而不
溢黃耳不草玉鉉終吉禹鑄其鼎湯刻其盤紀功申戒
貽則後人

柏枕銘

元首云尊惟乾之精貽我良材玄冬再榮是用為枕爰
勒之銘

遺葛龔珮銘

禹湯罪已仲尼多誨盤盂有銘几杖有誠天為剛德猶
不干時君子妄怒厥亦生災晉厲好虐樂書作亂苟瑤
峻戾韓魏致難慷慨憤激動腸傷氣久生百疾歷年不
遂俯覽斯珮柔韋是貴

三珠釵銘

元正上日百福孔靈鬢髮如雲乃象衆星三珠璜釵攝
髮鑽靈

杖銘

乘危履險非杖不行年老力竭非杖不強諸庶雖美猶
不可杖溺人悅已亦不可相

南陽文學頌

昔聖人制禮樂也將以統天理物經國序民立均出度
因其利而利之俾不失其性也故觀禮則體敬聽樂則

心和然後知反其性而正其身焉取律於天以和聲採
言於聖以成謀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序賓旅以悅遠
人其觀威儀省禍福也出言視聽於是乎取之民生如
何導以禮樂乃修禮官奮其羽籥我國既淳我俗既敦
神樂民則嘉生乃繁無言不酬其德宜先民既沒賴
茲舊章我禮既經我樂既馨三事不敘莫識其形

和帝誄

玄景寢曜雲物見徵馮相考妖遂當帝躬三載四海遏

密八音如喪考妣擗踊號吟大隧既啓乃徂玄宮永背
神器升遐皇穹長夜冥冥曷云其窮

寶貴人誄

若夫貴人天地之所留神造化之所殷蕙華光曜乎日
月才志出乎浮雲然猶退讓未嘗專寵樂慶雲之普覆
悼時雨之不廣憂國念主不敢怠遑嗚呼哀哉惟以永
傷重曰

積善之家福慶長修身以壽道之常聖人之言義不虛

修身獲報効莫疏令問不忘身猶存貴人雖沒遺德尊
著於金石垂後昆

鮑德誄

乃司大事掌是六府三事允功乃修乃聚

草書勢

一作體○瑗善章草詔瑗奏事皆作草上王子敬稱美以為功類張伯英杜度

書契之興始自韻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
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剷其墨翰惟作
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

迫窺功并用愛日省力絕險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
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
企鳥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點點點點狀
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而惴慄
若據槁而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而揭枝絕筆收勢餘
綻糾結若山峰施毒看隙緣巖蟠蛇赴穴頭沒尾垂是
故遠而望之唯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即一畫不可
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
髮號若斯時一作織

與葛元甫書

葛襲字元甫在後漢書文苑傳人牘作援與諸葛元甫誤

今遣奉書錢千為贊并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

耳

藝文類聚

又

僕在河北少他負罰以盜賊少

北堂書鈔

上言孝廉疏

崔氏家傳

臣聞孝廉皆限年三十乃得察舉恐失賢才之士也

臨終顧命

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
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贈贈之物羊豕之奠一
不得受

崔琦

字子璋濟北相瑗之宗直忤梁冀

外戚箴

琦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作外戚箴戒之

復作白鵝賦風冀忤遣歸後除臨濟長不就為冀所捕殺

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
莘宗湯宣王宴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

王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衰葉漸已
頽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麗惟家之
索牝雞之晨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圯剝至親
並后匹嫡淫女覽陳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荷爵負乘采
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憚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蝮蛇
其心縱毒不幸諸父是殺孕子是剗天怒地忿人謀鬼
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螭非但耽色
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

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燔妹嬉喪夏寢如斃周妲已亡殷
趙靈沙邱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霍
欲鳩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
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夫人爾違患
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執
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七 繪

寒門邱子有疾玄野子謂之曰藍沼青池素波朱瀾金

鈎芳餌纖繳華竿縵沉魚浮薦以香蘭幽室洞房絕檻
垂軒紫閣青臺綺錯相連結實布葉與波邪傾從風離
合澹淡交并紫帶黃葩翳水吐榮紅顏溢坐美目盈堂
姿踰春華操越秋霜從容微眄流曜吐芳巧笑在側顧
眄傾城立野子曰爰有梧桐產乎玄谿傳根朽壤託陰
生危激水深其下孤鳥集其枝罔雙偶而特立獨飄颻
而單離匠石摧肩公輸折首目眩肌戰制以為琴子野
調操鍾期聽音子能聽之乎

藝文類聚

四皓頌序

北堂書鈔

昔有南山四皓者蓋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東園公是也秦世道滅德消坑黜儒術於是乃退而作歌曰漠漠商洛深谷逶迤煙煙紫芝可以療饑皇虞邈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而畏人不如貧賤而輕世

王逸

字叔師南郡宜城人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及賦誄書論雜文二十一篇

楚辭章句敘

敘曰昔者孔子歟聖明詰天生不王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徵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謫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九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

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
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仰攄舒妙思纘述其詞逮至劉
向典校經書分以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
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
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撮今臣
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
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
忠正為高以仗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

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德立而行成榮顯而名稱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耇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

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志不食周粟遂
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恨怨哉且詩人怨主刺
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
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
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不知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論
者以為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
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
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紂秋蘭以為佩則將翬將翔佩玉

瓊瑤也夕懼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
鷺則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歛詞則尚書咎
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
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劭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
自孔丘終後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
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
質百歲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也

離騷經章句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
三間大夫三間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
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
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
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
執履忠貞而被讒衰憂心煩亂不知所憇乃作離騷經
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以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
直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

澆之敗冀君覺悟及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
張儀謫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闕遂
脇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
遷屈原於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
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
自沉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
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
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

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九歌章句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

廣異義焉

天問章句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昊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鄉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儕俛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敘云

敘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能說天問以文義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於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多無聞焉既有解說乃復多連蹇其文濛湊其說故厥義不昭微指不暫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為之符驗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永無疑焉

九章章句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於江南之墾思君念國憂
思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
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沉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
詞以相傳焉

遠遊章句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
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
乃深惟元一修孰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秀

發遂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
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
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辭焉

卜居章句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忠貞之性而見嫉妬念
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已執忠直而身放棄心
迷意惑不知所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
龜卜已居世何所宜行冀聞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

也

漁父章句

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湖之間，憂愁嘆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漁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

九辨章句

九辨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辨者變也。謂歛道德以

變說君也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
機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屈原懷
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閭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
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明已
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
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辨以述其志至於漢興劉向
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為楚辭亦承其九
以立義焉

招魂章句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名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名
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
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
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
而還之也

大招章句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

流九年憂思煩亂精神越散與形離別恐命將終所行
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宗懷襄之德以
比三王能任用賢公卿明察能薦舉人宜輔佐之以興
至治因以風諫達已之志也

惜誓章句

惜誓者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惜者哀
也誓者信也約也言哀惜懷王與已信約而復背之也
古者君臣將共為治必以信誓相約然後言乃從而身

以親也蓋刺懷王有始無終也

招隱士章句

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天乘雲後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

志也

七諫章句

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加為七諫慇勤之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人也東方朔追閔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矯曲朝也

哀時命章句

哀時命者嚴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名忌與司馬相如俱好辭賦容遊於梁梁孝王甚奇重之忌哀屈原受性忠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辭嘆而述之故曰哀時命也

九懷章句

九懷者諫議大夫王褒之所作也懷者思也言屈原雖見放逐猶思念其君憂國傾危而不能忘也褒讀屈原之文嘉其溫雅藻采敷衍執握金玉委之污瀆遭世溷

濁莫之能識追而愍之故作九懷以裨其詞史官錄第
遂列於篇

九歎章句

九歎者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之所作也向以
博古敏達典校經書辨章舊文追思屈原忠信之節故
作九歎歎者傷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澤猶傷念君歎
息無已所謂讚賢以輔志騁詞以曜德者也

九思章句

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自屈原終沒之後忠臣介士遊覽學者讀離騷九章之文莫不愴然心為悲感高其節行妙其麗雅至劉向王褒之徒咸嘉其義作賦騁辭以讚其志則皆列於譜錄世世相傳逸與屈原同上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竊慕向褒之風作頌一篇號曰九思以裨其辭未有解說故聊訓誼焉

折武論

北堂書鈔

苞含六藝游覽百家用道德為弓弩仁義為鎧甲北堂書鈔

載王逸臨豫州教云舉遺
逸於山藪黜奸邪於邦國

王延壽

字文考一字子山逸之子有
偶才年二十餘溺漢水死

桐柏廟碑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張君處
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
於陽口立廟桐柏春秋宗奉災異告懇水旱請求位比
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大常定甲郡守奉祀禱禦沈
祭從郭君以來十餘年不復身至遣丞行事簡略不敬

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穀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
若神在君准則大聖親之祠柏奉見廟祠崎嶇逼狹開
柘神門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飭治華蓋高大殿宇穹齊
傳館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弘敞宮廟嵩峻祖慎慶
祀一年再至躬進三牲執玉以沈為民祈福靈祇報祐
天地清和興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芳黎庶賴祉民
用作頌其辭曰

涖涖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穢濟遠柔

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聖賢立式明哲所取定為
四瀆與河合矩烈烈明府好古之則變恭禮祀不愆其
德惟前廢弛匪躬匪力災眚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
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祇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報穰
穰其慶年穀豐殖望君輿駕扶老携集慕君塵軌奔走
忘食懷君惠賜思君罔極於肯樂兮傳於萬億

春侍祠官屬五官掾章陵劉訢功轉史安衆劉璫主簿
蔡陽樂茂戶轉史宛任巽

秋五官掾新野梁懿功轉史酈周謙主簿安衆鄭疑主

記史宛趙旻戶轉史宛謝綜

洪适隸釋云桐柏淮源廟碑在唐州碑額字書無碑
字文意當為齊威之齊此碑入有一正書者華蓋誤
作萃豐晝夜誤作立式凡十數字案此碑鼎家有之
隸額桐柏廟碑頗完好惟闕穹字報祐二字而隸釋
闕張字穹字又不同者異祥作嘉祥立式作晝夜上
闕二字定為作實為悅報作悅服搨集作搨息并作
叢即奔字鄭巍作鄧巍然余本乃隸書非正書也惟
報字似服為長考韻報字有轉注音赴者若劉之廣
文選楊之金石錄古文更多訛字矣
惟穹字則見此二書○祐即拓字

曾靈光殿賦序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
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
徵盜賊奔突自歎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
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馮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
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予客自南鄙觀
藝於魯覩斯而貽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
頌僖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
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

夢賦序

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臣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臣遂作賦一篇敘夢後人夢者讀誦數數有驗臣不敢蔽

劉梁

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為北
新城長儒化大行入拜尚書郎

辯和同論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也蓋明智之所得閭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

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與失由同
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
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
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為正以匡惡為忠
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
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
緒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

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芊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之後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孔子

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
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
而為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間也間與偽焉其患一也患
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
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夏書曰念茲在茲
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
回不為威彊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
阿苟得其義雖仇讐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

周公之害勃韻以逆文為成傳瑕以順屬為敗管蘇以
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
順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
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告新北城縣人

梁桓帝時舉孝廉除新北城長乃大作講舍延聚生徒並後漢書

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庾桑瑣隸風移碨砾吾雖小宰
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

七舉

丹楹縹壁紫柱紅梁桷棟朱綠藻棁玄黃鏤以金碧雜
以夜光鴻臺百層千雲參差仰觀八極遊目無涯玉樹
青葱鸞鶴並棲隨珠明月照曜其陂

藝文類聚

黼黻之服紗縠之裳繁飾參差微鮮若霜

北堂書鈔

劉少碑

蘭君遷桂陽太守班序以正以仁為首以惠為先

北堂書鈔

東漢文紀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漢文紀卷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錄監生臣吳壽朋

欽定四庫全書

東漢文紀卷十五

明 梅鼎祚 編

李固

字子堅 漢中南鄭人

對策

固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陽嘉二年有

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入

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上順帝覽其

對即出阿母還舍諸常侍謝罪朝廷肅然以

固為

議郎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
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闕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

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
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
致聲名者必加速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
以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
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固造妖孽使樊豐
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
遇其難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
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

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宜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

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

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廸等無他功德初拜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殫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

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
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
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
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
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
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
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
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

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擿變
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
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
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
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
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
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後漢志固對策京房易傳
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全身厥災狼食人陛下覺悟比求隱滯故狼災息

遷將作大匠陳事疏

又薦陳留楊倫東平王惲陳國何臨清河尹存

房植等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遷瓊舉等以固為大司農

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

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

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

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闖兵

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

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

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
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
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
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
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
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
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
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勅令起

救種嵩等疏

嵩為益州刺史時永昌太守鑄黃金為丈蛇獻梁冀嵩糾發逮捕會

討巴郡賊不克冀因此陷嵩與太守應承並徵下獄固時為太尉疏救之梁太后乃赦罪

官免

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嵩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追逐深苦致此不祥比盜賊羣起處處未絕嵩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免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

救日南議

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反攻郡縣順帝召公卿百官會議

遣大將發荆揚充豫四萬人赴之固為大將軍從事中郎駁議四府患從

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盤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兇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者十有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兵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升用

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驃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

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趾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趾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為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

冲帝山陵議

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分減一

薦楊淮益部耆舊傳固為太尉薦特拜尚書

楊淮累世服事臺閣既閑練舊典且有幹用宜在機密

奏記梁商

順帝時商請固為從事中郎固以商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

權日重固欲其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商商不能用

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閑利門夫義路閑則
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閑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
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惲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
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
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而未
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
下繼望可令中宮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
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

致飛燕之禍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為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決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祗畏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休迫之憂誠令王綱

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
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
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後漢書

同前漢紀

今四海雲擾背義趨利父勸其子兄勉其弟皆先論價
而後定位夫致一賢則國賴其功招一惡則天下被其
害數年以來妖怪屢起官省之中必有陰謀將軍位尊
勢重誠令王綱一整必享不朽之福

又

金匱四庫全書

卷十五

永和元年王龔為太尉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龔並自實固奏記商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字伯宗山陽人

今日聞下太尉王公勅令自實審其事深淺如何王公東修厲節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為苟行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橫為讒佞所構毀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冤之義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沈靜內明

不可以非理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
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魏尚獲戾馮唐
訴其冤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
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
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後漢書○漢紀作
固說由○饑作飯

奏記

太平
御覽

湯問伊尹公卿大夫其相何如伊尹對曰三公智通大
道應變不窮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非

大罪不遜位

與梁冀書

冀字伯車商之子襲父
封為大將軍坐罪自殺

冀忌質帝謀鳩之帝崩固伏屍號哭推舉侍
醫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

冀書冀乃召公卿大議所立皆以為宜立清
河王蒜冀忌其嚴明立蠡吾侯志是為桓帝

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
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
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
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

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今上應天
心下合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
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
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
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
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

後漢書○范曄論曰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
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宣不
知守節之觸禍耻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
遺梁冀書雖機失乖謀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

之心乎其顧視胡

廣趙成猶糞土也

與黃瓊書

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歷司空

瓊以父香任太子舍人不就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詔下縣以禮慰遣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遣之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居職達練朝議莫抗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宣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

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燒燒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項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後漢書○樊君樊英也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順帝時徵至

設壇席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及應對無奇謨深策談者以為失望○善政續漢書作平代志士資治通鑑作士行其志

臨終與胡廣趙戒書

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
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

桓帝立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清河王為天子冀因此誣固與杜喬通謀固下獄太后乃赦焉冀畏固名德終為己害乃更據奏前事誅之固臨終與廣戒書冀乃封廣戒而露固

屍於四衢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

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

夫復何言

後漢書○漢紀載書云吾欲扶持漢室使之比隆大宣何圖梁將軍迷謬諸子曲從以吉

物為凶成事為敗漢家衰微從是始矣將軍亦有不利吾雖死上不慙於天下不愧於人求義得義死復何恨

辟文學書

長沙者舊傳太尉李公時為荊州刺史○本傳永和中固為荊州

欲採名珠求之於蚌欲得名士求之文學或割百蚌不得一珠不可捨蚌求之於魚或百文學不出奇士不可捨文學求之於斗筲也由是言之蚌乃珠之所藏文學

亦士之場矣

助展允婚教

太平御覽

告文學師議曹史展允篤學貧苦慈孝推讓年將知命
妃匹未定聞之愴然其閨哀之夫冠娶仕進非所以已
親允兄弟無意亦朋友不好事之罪也前遣師傅為允
娶云譚處士等各欲佐助迄今未定出錢千率先上大
夫府內史守助佐幹及譚掾等其欲議朋友少徵條名
目允貧士也禮宜從約二三萬錢足以成婚

李燮

字德公固子固誅姪文
姬撫之仕歷河南尹

求加禮种岱疏

岱字公祖嵩之子好學養志與
燮同徵議郎病卒燮上書求加

從禮不

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而萬姓寧伏
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曉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
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禁桓難進
等輩皆已公卿矣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周禮盛德
有銘誄之文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謚之號雖未

建忠効用而為聖恩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

論安平王續奏

變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為張角賊所畧贖還議復

其國變上奏以毀宗室輸作左校王後坐不道被誅乃拜變議郎

續在國無政為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

國

書甄邵背帛

潁川甄邵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冀亡奔邵邵偽納陰告冀

捕殺之邵當遷郡守會母亡埋屍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變遇之途投車溝中笞捶亂下

大書帛於其背乃表邵廢錮

諂貴賣友貪官理母

史官上書

華陽國志延熙二年梁冀誅後月經陽道暉五車史官上書於是下書救

固子變
○附變

昔有大星升漢而西捲舌揚芒迫月熒惑犯帝坐則有大臣枉誅星在西方太尉固應之今暉如之宜有赦命錄其遺嗣以除此異

杜喬

字叔榮河內林慮人歷位太尉忤梁冀與李固同時見害

上桓帝論封爵書

喬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

喬上書
諫不省

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
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安諛臣聞古之
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
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
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
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
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

周舉

字宣光汝南汝陽人歷
光祿勳拜光祿大夫

旱災對策

舉為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徵拜尚書是歲河南三輔大旱詔書以舉才學

優深特下策問舉對因名見
問以得失後因免司徒劉崎

順帝策問

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夙興夜寐思協大中頃年以來旱
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羣司
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效何由分別具
對勿有所諱

對策

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為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

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
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
而已暨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埶威侮良家取女閑之至
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
成湯遭災以六事尅己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
誠轉禍為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
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
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

水為城國魚鼈為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誠宜推信草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

北鄉侯尊謚對

永和元年災異數見名公卿以下請顯親殿問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對不宜稱謚於是司

徒黃尚等七十人同舉議從之

順帝詔問

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為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

對

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

天不祐大命天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謚災眚之來弗由此也

永和六年災異對

舉拜諫議大夫時連有災異
召舉於顯親殿問以變眚舉

對其後江淮賊
起如舉所言

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恒賜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

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强宗大姦以

時禽討

殤帝廟次議

梁太后臨朝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諫議大夫呂勃以為應

依昭穆之序

舉議從之

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

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

為朱張論熒惑變異書

司徒九江朱張年老為司隸虞調所奏甚憤東

閔祭酒周舉以熒惑比有變異勤張當密上聞因為創草上嘉其忠謨蒙慰勞

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於東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乃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昭再見誠切怪之誠懲憤夫月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

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
月蝕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
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
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今變異屢臻此天
以祐助漢室覺悟國家也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
惟陛下深留聖思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名見方直
極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
善言熒惑徙舍延年益壽況乎至尊感不旋日書曰天

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周公將沒戒成王以左右常伯
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
臣願陛下思周旦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
嚴宿衛之身申勅屢省務知戒慎以退未萌以此無疆
謹匍匐自力手書密上

通風俗

移書介子推廟

汝南先賢傳舉遷并州刺史郡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

至其亡月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及移書子推廟以宣示愚民衆惑稍解

春中去火寒食一月老小不堪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

今則三日而已

黃瓊

字世英，齊之子。公車徵拜議郎，歷太尉，復為司空。

上順帝論災異疏

瓊徵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習見故事，達練官曹，時連有

災異，瓊上疏詔徵錯等。

間者以來封位錯謬，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於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

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祿大夫
樊英大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
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
之志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

永建二年大旱疏

書奏引見德陽殿屬主者施行

昔曾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閑女謁放讒佞者十
三人誅稅民受貸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
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

除煩費明勑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
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尚積多致
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
謀則災消福至矣

請行籍田禮奏

順帝從之

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
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
千畝虢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

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闋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

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

襄宗大將軍梁冀議

質帝崩冀迎立桓帝元嘉元年帝欲褒崇冀使議其

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冀熟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瓊獨建議朝廷從之冀以為恨

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膺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

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
必當功爵不越德

疾篤上桓帝極諫疏

瓊延熙四年復為司空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蹠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

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効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于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

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草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埶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殞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

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
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
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
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
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剗牲
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昔
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
將哀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

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駁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累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皇甫規

字威明安定朝那人為度遼將軍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

上順帝求自効疏

規初上書言征西將軍馬賢擊羌必敗賢果戰殘郡將舉

規上計據其後羌衆大攻
隴西規上疏求自効不用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

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
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
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
之聲首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
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
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沖共相首尾土
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
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

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
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上桓帝論羌事求自効疏

規徵拜太山太守寇虜患平延熹四年秋

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規素患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

以規為中郎將持節討零吾等破之先零諸種並降

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顥之清猛中郎
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
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

為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
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
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
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烏鼠至於東岱其
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前變
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自訟疏規持節數年還督鄉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遂共誣規貨賂羣羌天子璽書謂讓相屬規上疏自訟竟為中常侍徐璜所陷論輸左校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及涇陽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耻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雋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闕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

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耻載贊馳車懷糧
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若
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
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
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
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
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
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

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汚穢廉絜無聞今見覆沒耻痛
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

薦中郎將張奐自代疏

規赦歸徵拜度遼將軍數月薦奐自代從之以

規為使匈奴
奴中郎將

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伏
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
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以為奐副

請坐黨人奏

黨事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豫乃先自上

言朝廷
不問

臣前薦故大司農張無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

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

對策

沖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梁冀忿其刺已以為下第拜郎中託疾

歸免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
偽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
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辭故每有征

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
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
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
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自濁日月不
光旱魃為虐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謹誠累至
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
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誠今大將軍梁
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

為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謔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今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

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謗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
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
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

永康元年對策

規徵為尚書其夏日食詔舉賢良公正下問規對不省

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使從
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一除內讐再誅外臣而
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
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緹

趙典尹勲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潔身守
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鈞黨之釁事起無端虐賢傷善
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鑒畏前
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
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並後漢書

女師箴

觀象制教肇經乾坤家有王義室有嚴君各有定位陰
陽是分昔在軒轅陶化正刑刑於壺闈以臨百官煌煌

后妃玄紳是閑穆穆夫人爰採潔繁師禮莫違而神罔
時怨闌睢首化萬國承流實有淑女允作好逑唐媛典
嫋文武盛周德音不回弘濟大繇洛爾庶妃鑾路斯邁
戰戰兢兢厲省聲帶漸進不缺變起無外行難著而易
喪事易失而難退動若順流應如發機奉上唯敬撫下
唯慈怨豈在明患生不思

與劉司空牋

明公至德佐國憂世蒙贈兩梁冠及鮀魚一雙服厚尊

貺榮施其弘

藝文類聚

與馬融書

謹遣掾尚許奉書裁上絮被一雙襪一量以通微意

北堂

書鈔○意作心一作忱

與趙壹書

壹上計西還過弘農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規聞大驚追書謝過壹報之

遂去不顧

李善注稽康幽憤詩引趙壹報羊涉書云惟君明叡平其夙心未審何據

蹉跎不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

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日外白有一尉兩計吏
不道屈尊門下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換夜豈待旦
惟君明察平其夙心寧當慢懶加於所天事在悖惑不
足具責儻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
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後漢書

趙壹

報皇甫規書即答前書

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旅轎兼道

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以
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
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
同亡國驕惰之志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
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仕而無從皆歸
之於天不尤於物今壹自謹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
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
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

趣但關節疚動膝炎壞潰請俟他日乃奉其情輒誦來
覲永以自慰

謝友人書

本傳此書在前

壹恃才倨傲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免乃貽書謝恩

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人秦越人還號太子結
脉世著其神設曩之二人不遭仁神則結絕之氣竭矣
然而精脯出乎車軸鍼石運乎手爪今所賴者非直車
軸之精脯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

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真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竊為窮鳥賦一篇後漢書



東漢文紀卷十五